



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

巴黎圣母院(下)

〔法〕维克多·雨果◎著
李玉民◎译

Notre-Dame de Paris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

巴黎圣母院(下)

〔法〕维克多·雨果◎著
李玉民◎译

Notre-Dame de Pari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 / (法) 雨果著; 李玉民译. —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682-0921-2

I. ①巴… II. ①雨…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5684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 39.75

字 数 / 489千字

版 次 /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72.00元(全2册)

责任编辑 / 王俊洁

文案编辑 / 王俊洁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卷

- 第一章 大堂 / 002
- 第二章 彼埃尔·格兰古瓦 / 020
- 第三章 红衣主教大人 / 031
- 第四章 雅克·科坡诺勒老板 / 039
- 第五章 卡希魔多 / 050
- 第六章 爱丝美拉达姑娘 / 059

第二卷

- 第一章 从卡里布迪斯漩涡到
希拉礁 / 064
- 第二章 河滩广场 / 067
- 第三章 “以吻还击” / 070
- 第四章 夜晚街头追逐美女的麻烦 / 082
- 第五章 麻烦续篇 / 088
- 第六章 摔罐成亲 / 091
- 第七章 新婚之夜 / 112

第三卷

- 第一章 圣母院 / 126
- 第二章 巴黎鸟瞰 / 136

第四卷

- 第一章 善人 / 162
- 第二章 克洛德·弗罗洛 / 167
- 第三章 怪兽群牧人更怪 / 173
- 第四章 狗和主人 / 181
- 第五章 克洛德·弗罗洛续篇 / 183
- 第六章 不得民心 / 190

第五卷

- 第一章 圣马尔丹修道院院长 / 194
- 第二章 这个要扼杀那个 / 207



目录 *Contents*

第六卷

- 第一章 公正看看古代法官 / 226
- 第二章 老鼠洞 / 238
- 第三章 玉米饼的故事 / 243
- 第四章 一滴泪报一滴水 / 266
- 第五章 玉米饼故事的结局 / 276

第七卷

- 第一章 山羊泄密的危险 / 280
- 第二章 教士和哲学家原本是两路人 / 297
- 第三章 钟 / 308
- 第四章 命运 / 311
- 第五章 两个黑衣人 / 327
- 第六章 户外大骂七声的效果 / 334
- 第七章 狂教士 / 340
- 第八章 临河窗户的用场 / 349

第八卷

- 第一章 银币变成枯叶 / 360
- 第二章 银币变成枯叶续篇 / 371
- 第三章 银币变成枯叶终篇 / 377
- 第四章 抛却一切希望 / 381
- 第五章 母亲 / 396
- 第六章 三颗不同的心 / 401

第九卷

- 第一章 热昏 / 420
- 第二章 驼背独眼又跛脚 / 432
- 第三章 失聪 / 437
- 第四章 陶土瓶和水晶瓶 / 441
- 第五章 红门钥匙 / 453
- 第六章 红门钥匙续篇 / 456



目录

Contents

第十卷

- 第一章 格兰古瓦连生妙计 / 462
- 第二章 你去当乞丐吧 / 475
- 第三章 快乐万岁 / 478
- 第四章 坏事的朋友 / 488
- 第五章 法王路易的祈祷室 / 508
- 第六章 火焰剑闲逛 / 542
- 第七章 夏多佩驰援 / 544

第十一卷

- 第一章 小鞋 / 548
- 第二章 白衣美人 / 584
- 第三章 浮比斯成亲 / 592
- 第四章 卡希魔多成亲 / 594
- 雨果生平和创作年表 / 597

第七卷



第一章 山羊泄密的危险

转眼过去了几星期，到了三月上旬。

当时，迂回修辞法的祖师爷杜巴尔塔^①还没有称太阳为“万烛大公”，但是太阳还照样又欢畅又灿烂。春日融融，温馨而美丽，全巴黎人都来到广场和散步场所，就跟星期天和节日一样。在这种晴朗、温馨而宁静的日子里，总有某一时刻特别适于观赏圣母院的大拱门，那就是太阳偏西，几乎正面照射主教堂的时刻。阳光越来越呈水平状态，缓缓地从广场的地面撤离，沿着圣母院正面的陡壁攀缘，照得无数浮雕明暗清晰，对比突出，而照得正中央大圆窗红彤彤的，犹如雷神炉火映红的巨人的独眼。

① 杜巴尔塔：即纪尧姆·德·萨吕斯特（1544—1590），法国诗人，作品尤以宗教诗著称。

现在正是这种时刻。

有一座哥特式的富家宅第，坐落在广场和前庭街的交道口，正对着落日染红的宏伟的主教堂。在门廊上方的石阳台上，几个美丽的姑娘正说说笑笑，表现出娇媚风骚的种种情态。只见长长的轻纱从她们镶满珍珠的尖帽顶一直垂到脚踵；绣花衬衣做工十分精美，遮住双肩，却按照风流的时尚，半露出处女的美妙胸脯；小外套本来就非常讲究，令人赞叹，裙子则更为华丽珍贵；她们浑身上下尽是天鹅绒和绫罗绸缎。而那一双双手又白又嫩，表明她们一向游手好闲，凡此种种，不难看出她们是大家闺秀，是巨额财产的继承人。她们正是百合花·德·功德月桂小姐及其女伴：狄安娜·德·克里斯特伊、阿姆洛特·德·蒙米歇尔、鸽子·德·加伊封丹和小姑娘德·香舍佛里埃，全是名门闺秀，此刻聚在孀居的德·功德月桂夫人府上，为的是四月份博热大人偕夫人要来挑选女宾相，好派往庇卡底那里，从佛兰德人手中迎来菊花公主玛格丽特。方圆百余公里的贵绅之家无不要为自己的女儿争取这份荣耀，不少人家亲自把女儿带来，或者派人送到巴黎。这几个女孩子，是她们父母托付给可敬而又可靠的阿洛伊丝·德·功德月桂夫人照看的。这位夫人是羽林军弓箭队一位将领的遗孀，带着独生女儿离开了社交界，隐居在圣母院广场街上的自家宅第里。

几位姑娘所在的阳台通一间客厅，客厅四面镶着浅褐色佛兰德皮革壁纸，上面印有金黄色的漩涡叶饰图案。屋顶平行的一道横梁上雕刻着许多怪异的形象，彩绘加描金，望上去十分悦目。柜橱镂花刻纹，多处镶嵌的珐琅闪耀着光泽。华美的餐具柜上摆着一个陶瓷的野猪头，柜中的两格表明女主人是方旗骑士^①的妻子或孀妇。客厅里端是一座高大的壁炉，

① 方旗骑士：中世纪封建领主的一个等级，有权举方旗召集附庸参战。

从上到下饰有纹章。壁炉旁摆着一把红色天鹅绒的华丽太师椅，上面坐着德·功德月桂夫人，从面容和衣着打扮上，能看出她有五旬上下。一位青年侍立在她身边，神态颇为傲慢，那样子虽然有点轻狂，但仍不失为一个英俊青年，能令所有女人一见倾心，而会相面的严肃男人见了就要耸肩摇头。他身穿羽林军骑卫队的军装，非常华丽，酷似我们在第一卷欣赏的朱庇特的戏装，因而可以让读者免受赘述之苦。

几位小姐，有的在屋里，坐在带金角的乌得勒支^①丝绒方垫上，有的在阳台，坐在有花卉人物雕刻的橡木凳子上。她们一同绣一大幅帷幔，各人拉一个角放在膝上，还有一大块拖曳在铺于地板的席子上。

她们喁喁交谈，不时窃笑，大凡姑娘圈子里有一个男青年，她们总是如此。一个青年在场，就足以激发所有女性的虚荣心。可是这个青年，虽然身在一群竞相吸引他注意的佳丽中间，却似乎驰心旁骛，在用他那麂皮手套揩拭皮带的环扣。

老夫人不时低声对他说两句话，他则尽量恭敬地回答，但是那种礼貌显得笨拙而勉强。阿洛伊丝夫人低声和队长讲话，同时笑容可掬，打着会意的小手势，朝女儿百合花瞥上两眼，从而不难看出，他们一定谈到了已订的婚约，也就是这个青年和百合花即将成亲之事。然而，从这青年军官冷淡而尴尬的表情上，同样不难看出至少他这方面已无爱情可言了。他的整个神态表明他心里为难而厌倦，而我们今天卫戍部队的少尉们若有这种念头准会大言不惭地骂出来：“真他妈的活受罪！”

可怜母亲心，这位老夫人执意夸自己的宝贝女儿，却看不出青年军官缺乏热情。她一再低声地让他注意，百合花穿针引线的指法无与伦比，多

① 乌得勒支：荷兰城市，以纺织业著称。

么精熟灵巧。

“瞧呀，小侄儿，”她拉拉青年的衣袖，附着他的耳朵说，“瞧她那样子！现在她又低下头了。”

“哦，不错。”年轻人答道，随即又沉默了，态度冷淡而又心不在焉。

过了一会儿，青年军官又不得不俯下身，阿洛伊丝则对他说：

“瞧你这未婚妻，模样儿多喜人，多可爱，到哪儿找去？还有比她更白净的皮肤，更美的金发吗？瞧她那双手，不是十全十美吗？还有她那脖颈，不是同天鹅一样优美，仪态万方吗？有时候，我还真有点嫉妒你！你这个小滑头，生为男子汉，真是天大的福气！我的百合花是个绝色美人，使你迷恋上了，对不对呀？”

“当然了。”青年军官嘴上答应，心中却想着别的事。

“你倒是跟她说说话呀。”阿洛伊丝夫人忽然说道，并推推他的肩膀，“去跟她说点什么。现在你变得这么腼腆了。”

我们可以向读者保证，腼腆既不是这位队长的优点，也不是他的缺点。不过，他还是按照夫人的吩咐去做了。

“可爱的表妹，”他走到百合花面前说道，“您在这帷幔上绣的是什么图案啊？”

“可爱的表哥，”百合花以怨愤的口气回答，“我都对您说过三遍啦，这是海王洞府。”

百合花显然比她母亲看得清楚，队长态度冷淡而又心不在焉。队长无可奈何，只得没话找话，又问道：

“这海王洞府图是给谁绣的呀？”

“是给田园圣安托万修道院绣的。”百合花又答道，眼皮也没抬

一抬。

队长拉起帷幔的一角。

“表妹，这个吹喇叭的胖宪兵，腮帮子都鼓起来了，他是谁呀？”

“他是海王子特里同。”姑娘回答。

百合花说话干干巴巴，显然还有点赌气。年轻人当即明白，他必须凑到她耳边，对她说点悄悄话，说点无聊的恭维话。于是，他俯下身去，可是，他发挥了全部想象力所想出的温柔体己话，也无非是这样：

“您母亲为什么总穿这种绣纹章的衣裙，就像查理七世时代我们的祖奶奶呢？亲爱的表妹，请您告诉她，现在已经不时兴了。还有，衣裙绣着功德和月桂枝的纹章^①，她穿着就像是移动的壁炉架子。真的，现在谁也不把自己衣裙的后摆坐在屁股下面了，我向您发誓！”

百合花抬起美丽的眼睛，充满责备地望着他，低声说道：

“您向我发誓，只是为这个吗？”

这工夫，阿洛伊丝老夫人看见他俩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心中乐不可支，她一边摆弄祈祷书的搭勾，一边说道：

“这爱情图景多动人啊！”

年轻军官越来越尴尬，又回到帷幔这个话题，高声赞道：

“这真是好手工啊！”

另一位身穿开领很低的蓝衣裙、皮肤白皙的金发美人鸽子·德·加伊封丹，这时接过话茬儿，怯生生地对百合花说了一句话，心中却盼望英俊的队长来回答：

① 纹章往往像图谜，不知来源者十分费解。这里所说的纹章上的功德和月桂合为姓氏，前半是Gonde的音译，后半是laurier的意译。Gond一词为姓名，要追溯到六世纪，Burgondes（勃艮第人一支）入侵之时。

“亲爱的功德月桂，您见过罗什-居戎府上的帷幔吗？”

“是不是罗浮宫洗衣妇花园里的那个宅子？”狄安娜·德·克里斯特伊笑着问道，她的牙齿很美，因此笑口常开。

“那里有巴黎古城墙那座粗粗的古箭楼。”阿姆洛特·德·蒙米歇尔也叹道。狄安娜爱笑，而这位满头褐发髻、肌肤鲜艳的美人好叹气，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亲爱的鸽子，”阿洛伊丝接口道，“您是指当年查理六世朝，德·巴克维尔先生的那座府邸吧？那里的竖纹帷幔确实非常精美。”

“查理六世！国王查理六世！”年轻军官捻捻胡子咕哝道，“上帝啊！这样的老古董，老夫人都还记得！”

德·功德月桂夫人继续说道：

“那帷幔的确非常漂亮。那做工极受赞赏，大家都认为非常独特！”

这工夫，七岁的小姑娘贝朗热珥·德·香舍佛里埃从阳台的梅花格栏杆朝广场张望，忽然叫起来：

“哈！瞧呀，百合花教母，那个美丽的姑娘敲着手鼓在跳舞，围了一大圈老百姓！”

果真，巴斯克手鼓响亮的声音传过来了。

“是个波希米亚的吉卜赛姑娘吧。”百合花懒懒地扭头望望广场，说道。

“瞧一瞧！瞧一瞧！”几位活泼的女伴嚷道，纷纷跑到阳台边上。百合花也跟了过去，但是脚步缓慢，心里还在琢磨未婚夫为何如此冷淡。这个未婚夫倒是松了一口气，庆幸出了点热闹，打断了一场尴尬的谈话。他又回到客厅的另一端，像下了岗的士兵那样喜形于色。按说，陪伴美丽的百合花这样的岗位，本应是一件美差，从前他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

年轻军官却渐渐心生厌腻，想想婚期迫近，他的态度也就日趋冷淡了。况且，他这个人没有常性，还有一点要挑开明说吗？他的趣味相当低下。他出身的门第虽然十分高贵，但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染上了兵痞的恶习。他最爱出入小酒馆，其后果不言自明。只有讲讲粗话，以军人的方式吊吊膀子，寻花问柳，情场得意。只有干这类不费劲的事情，他才如鱼得水。诚然，他也受过家庭教育，学到一点儿举止礼仪。可是他年纪轻轻就过上军旅生活，年纪轻轻就跑遍全国各地，他身上一层贵绅的光泽被骑卫的军装磨损，日渐消退了。尽管他身上还多少剩点人情世故，隔三岔五还来看看百合花，可是他每次来访，都感到双重的难堪。一则，他到处拈花惹草，浪掷了情爱，留给未婚妻的感情就所剩无几了。二则，他那张嘴讲惯了脏话，一来到这群庄重、规范而又文雅的美貌女子中间，他就提心吊胆。他给自己的口套上嚼子，生怕冒出脏话来。想一想，万一说走了嘴，那场面该有多精彩！

不仅如此，在衣着、容貌和仪表方面，他还自视甚高。这类事情，谁愿怎么想就怎么想。我在此仅仅叙述故事。

且说他倚着壁炉的雕刻框架，默默地伫立半晌，不知心中想什么还是什么也没想，这时，百合花却突然回头问他话。归根结底，可怜的姑娘跟他赌气毕竟情非所愿。

“表哥，您不是对我们说过两个月前您巡夜，从十来个强盗手中救出一个吉卜赛小姑娘吗？”

“我想是吧，表妹。”军官答道。

“那么，”百合花又说，“也许就是在广场上跳舞的那个吉卜赛姑娘。您过来看看，是不是还认得，浮比斯表哥。”

青年军官看出，姑娘特意呼他的名字邀请他去，这种雅意中隐含着言

归于好的愿望。浮比斯·德·夏多佩队长（从这一章开始读者所见的正是他）这才缓步走到阳台。

“喏，”百合花说着，温存地将手搭在他的胳膊上，“您瞧瞧，那群人圈子里跳舞的那个小家伙，是不是那个吉卜赛姑娘？”

浮比斯望了望，答道：

“是她，看那只山羊，我就知道是她。”

“嘿！那只小山羊真好看！”阿姆洛特合掌称赞。

“它的角是真金的吗？”贝朗热珥问道。

阿洛伊丝夫人没有离座，也插言道：

“那个姑娘，是不是去年从吉巴尔门进城的吉卜赛那一伙的？”

“母亲大人，”百合花柔声说道，“那座城门如今改称地狱门了。”

德·功德月桂小姐知道母亲这种老说法会让青年军官觉得刺耳。果然，他开始讪笑，口中念道：

“吉巴尔门！吉巴尔门！那是给国王查理六世通行的！”

“教母，”贝朗热珥高声说，她总是东张西望，又突然抬头朝圣母院钟楼顶望去，“那顶上有个穿黑衣裳的人，他是谁呀？”

几位姑娘都举目望去。在北钟楼顶，的确有一个人倚着栏杆面对着河滩广场。那是一名教士。他的服装，以及双手托住的脸，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他在那里纹丝不动，好似一尊雕像，眼睛俯视，死死盯住广场。

那一动不动的姿态，就像一只鸱鹰盯着刚发现的一窝麻雀。

“那是若萨的主教代理先生。”百合花说道。

“您眼睛真尖，这么远都能认出来。”加伊封丹小姐说道。

“瞧他那样子，死盯着跳舞的姑娘！”狄安娜·德·克里斯特伊也说道。

“那埃及姑娘可得当心呀！”百合花说，“他不喜欢埃及。”

“他那样望着小姑娘，真不像话，”阿姆洛特·德·蒙米歇尔补充说，“人家的舞跳得多好啊！”

“浮比斯表哥，”百合花忽然说道，“您既然认识那个吉卜赛小姑娘，那就叫她上来吧，好让我们开开心。”

“好啊，好啊！”几位姑娘都拍手嚷道。

“真有点胡闹。”浮比斯说，“恐怕她早把我忘记了，而我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不过，几位小姐既然有这种愿望，那就让我试试吧。”他说着，从阳台栏杆探身叫道：“小姑娘！”

跳舞的姑娘这时恰巧没有敲手鼓，她转身朝发出叫声的地方望去，发现了浮比斯，明亮的眼睛立刻看直了，舞蹈也戛然停止。

“小姑娘！”队长又喊了一声，同时摆动一根手指叫她过来。

那姑娘又望望他，脸唰地红了，面颊好像燃起一团火。她把手鼓往腋下一夹，穿过惊愕的观众，走向浮比斯所在的那幢楼房的正门，只见她眼神恍惚，脚步缓慢而又踉踉跄跄，活像被一条蛇迷住的一只小鸟。

不大工夫，客厅的门帘被掀起来，吉卜赛女郎出现在了门口。她气喘吁吁，满脸羞红，愣在那里，不敢再迈进一步。

贝朗热珥拍起小手。可是，跳舞的姑娘停在门口还是一动不动。这几位姑娘一看见她，心里都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本来，她们都不约而同隐隐约约地渴望取悦于这位英俊的军官。他那光彩夺目的军装成为她们卖弄风情的焦点，自从他到场，她们之间就暗暗展开了一场竞争。她们内心都不肯承认，但在她们的言谈举止中还是无时无刻不爆发出来。不过，她们几个姿色大致相当，以相等水平的武器进行着搏斗，因而每个人都有获胜的希望。不料，吉卜赛姑娘一来，却突然打破了这种均势。她的确美得

出奇，人世罕见，在客厅门口刚一出现，就满室生辉。在这间壅塞的客厅里，在这由帷幔和细木镶壁的幽暗场所，她显得更加美丽，更加光彩照人，远非她在广场上时所能比拟的。这就好比一枝火炬，从阳光下猛然移到黑暗之处。几位贵族小姐都情不自禁地目眩神摇，每人都感到自己的美貌多少相形见绌。因此，恕我冒昧，她们的战线立时改变了，而且无须交换一句话，就都能心领神会。女人凭直觉，比男人凭智慧能更快地互相理解，互相呼应。她们都感到来了一个敌手，因而她们联合起来，只需一滴葡萄酒，就能染红一杯水。若让一群美貌女子染上不快的情绪，只需闯来一个更美的女子——尤其只有一位男士在场的时候。

因此，吉卜赛女郎受到极大的冷遇。她们从头到脚打量她一番，然后相互看了一眼，这就心照不宣，大局已定了。这工夫，吉卜赛姑娘还等着别人向她有所表示。她心情十分激动，眼皮也不敢抬一抬。

青年军官首先打破了沉默，以他那肆无忌惮又自命不凡的口气说道：

“老实说，这真是一个妙人儿！您觉得怎么样，亲爱的表妹？”

换一个细心人要这样赞扬，至少会压低声音。显然，这样一句品评的话不宜于消除几位警觉观察吉卜赛姑娘的女性的嫉妒。

百合花以轻蔑的口气矫揉造作地回答：“还说得过去。”

其他几位小姐则交头接耳。

阿洛伊丝夫人出于护女之心，嫉妒的情绪也不亚于其他人。她终于开口对跳舞的姑娘说：

“过来，小姑娘。”

“过来，小姑娘。”夫人身后的贝朗热珥用轻视的口气重复道。她刚有人家腰那么高，却学大人的话，拿腔拿调，样子很滑稽。

吉卜赛姑娘朝贵妇人走去。